

## 超薄阅读

《沼泽》《养蜂人的门徒》  
福尔摩斯重新上阵

作者:劳拉·金(美)  
出版社:重庆出版社

还记得阿瑟·柯南·道尔创作的以夏洛克·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为主角的侦探故事吗?然而,自从柯南·道尔封笔之后,福尔摩斯就不得不“赋闲在家”了。如今,在美国著名推理小说家劳拉·金的努力下,福尔摩斯终于可以抖擞精神、重新上阵了!劳拉·金出生于1952年,著作有数十部,部部登上畅销书排行榜,其中“玛丽·罗素与大侦探福尔摩斯”系列令其声名远播。

## 【内容简介】……孤女成为福尔摩斯的搭档……

在劳拉·金的作品《沼泽》中,故事的发生地依然是那个可怕的沼泽,依然与那个被重重迷雾笼罩的巴斯克维尔庄园有关,只不过,书中出现的不再是那只传说中凶悍无比的巴斯克维尔猎犬了,而是一辆幽灵马车和一只独眼黑色猎犬。只不过,这一次,前来破案的是福尔摩斯先生和罗素女士,作者是以罗素的视角来讲述整个破案过程的。他们来到沼泽之后,发现越来越多的疑点再一次指向了已经易主的巴斯克维尔庄园……

在《养蜂人的门徒》中,退居乡间养蜂多年的福尔摩斯遇见了15岁的孤儿玛丽·罗素,天赋异禀的她令他心生怜惜,决定将技艺倾囊相授。从此,福尔摩斯的搭档变成了一个伶牙俐齿的少女,而不再是华生。

很快,养蜂人和他的门徒就接到了第一起重要案件:美国参议员之女惨遭绑架。介入调查的福尔摩斯、玛丽·罗素和华生医生先后遭遇炸弹袭击,节节败退。除了早已魂归西天的莫里亚蒂,还有谁能将福尔摩斯逼得无处可逃?

《如何看待全球化》  
写给每一个关心世界的人

作者:彼得·辛格(澳大利亚)  
出版社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21世纪走过十几年,我们生活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整体吗?每次国际物价、汇率变动,我们如何捂紧钱包?恐怖主义在全球蔓延,恐怖袭击不再是新闻,该如何去遏制它?吃进口海鱼、穿皮草、用象牙等动物制品,是否负有道德责任?特朗普当选,英国脱欧,全球化进入新时期,裂变与融合到底哪个才是国际社会的主题?我们能否站在一个超越国界的角度,去建立一个毫无偏见的人类共同体?关于这些问题,当代哲学家彼得·辛格可以为我们解答。

在书中,彼得·辛格以大分章、小专题的形式,用不同的案例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政治、国际贸易、大气环境保护、国际法、跨国组织、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的最新变化,以伦理学原理为线索,梳理了全球化现象的成因,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。

## 独家连载



## 《平原客》

作者:李佩甫  
出版社:花城出版社

长篇小说《平原客》,是李佩甫又一部人物群像雕刻的力作。这一次,他将笔触对准的是当代官场生活。以一群现代官场知识分子为中心,以一个高官杀妻而走向毁灭的离奇案件为线索,李佩甫描绘了一幅当代官场文化的生态图和社会变迁的风俗画。

## 28 劳燕分飞

就在被提拔为副校长的那天晚上,李德林又喝醉了。他没有办法,不得不醉。宣布任命的时候,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带人来了。宣布完毕,校长和书记都提出来,请副部长一行留下来吃顿“便饭”。

当晚,宴席就摆在农科大的小餐厅里。敬酒的时候,吴教授年长,且德高望重,又是主动让贤,自然所有的敬意都对准了他。可吴教授伸手指,说:“我谢谢各位。我血糖高,医生交代,不能喝酒。这样吧,德林算是我的学生,他能喝,就由他代劳吧。”于是,所有人都对准了李德林。敬老师的酒,他得喝。敬他的,他不能不喝。然后,他回敬副部长、校长、书记……酒席散的时候,他醉得一塌糊涂。

最后,是学校办公室的人把李德林搀扶回去的。到家门口时,他稍稍醒了些,一扬手,霸气十足地说:“走,你们都走,没事。”待人走后,他却怎么也找不到钥匙了,就上前敲门,一边敲一边喊:“开门!我,李德林,来自中国!开门!我,李德林,来自中国!”

门一直没有开。后来,他就出溜到楼道里了。

这天晚上,罗秋旂快要气疯了。她觉得李德林太不像话了,刚当上副校长,就醉成这个样子。

第二天早上,门开了。罗秋旂站在门口,见李德林酒已醒了,正蹲在楼道里默默地抽烟呢。罗秋旂淡淡地说:“把烟掐了,进来吧。”

他默默地走进家门,换了拖鞋后,发现茶几上放着一张“离婚协议书”……

罗秋旂冷冷地说:“这样的日子,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签字吧。”

李德林勾着头,在沙发上坐着,一声不吭。

罗秋旂说:“你到底什么意思?说话呀。”

李德林心里倒是愿意离婚的,他也不想这样过下去,可他刚当上副校长,这当口儿离婚,怕传出去,名声不好。

李德林捧着头说:“对不起。昨天晚上,我也是没有办法。我以后……”

罗秋旂说:“没有以后了。你说过多少个以后?签字吧。”

不用说,两个人的冷战又开始了。李德林整整一个月没有回家,住在他新分的办公室套间里。

一个月后,李德林又“投降”了。

这是他第三次宣布“投降”。在恩师吴教授的劝说下,他搬回家住了。

两个人就这么不冷不热地过着。在李德林这边,父亲不能进城,一直是他的隐痛。罗秋旂一直希望他能切断与乡下亲戚的联系,可他做不到。后来二人就心照不宣了。私下里,罗秋旂一直上着外语补习班,她早已考过英语六级了,却还读“雅思”,为将来出国作着准备。李德林则将心思放在了“黄淮一号”的培育上。

一晃几年过去了,两个人都是隐忍不言。这年夏天,学校里传出了李德林要当副省长的风声。风声传出不久,来找李德林的人一天天多起来。那些所谓的亲戚、老乡、同学、朋友、学生……几乎要踏破他家的门坎了。家里的电话每隔几分钟就响起来,罗秋旂不胜其烦。一天夜里,她忍无可忍,把电话线拔了。

终于,罗秋旂跟李德林摊牌了。罗秋旂说:“离婚吧。我求求你了。”

其实,李德林也早已死心了。他说:“离了婚,孩子怎么办呢?”

罗秋旂很坚决地说:“孩子不要你管,孩子我带。我只要你签个字。你签个字,咱们就都解脱了。”

李德林说:“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?”罗秋旂说:“我一分钟也不想等了。这也是为你好。我知道,要是任命下来,当了副省长,你又要顾忌名声了。赶快,签字吧。”

李德林终于说:“那好,我签。”

办完离婚手续,两个人在上岛咖啡店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坐下来,点了简单的菜肴。罗秋旂禁不住眼湿了。她说:“当年,是我主动要嫁给你的。还记得吗?我跑到县里的农科所去找你……”

李德林说:“记得,当然记得。那时候,你真……”“漂亮”这两个字,他没有说出来。罗秋旂说:“幼稚,是吧?那时候,我太年轻,把生活理想化了。我的确幼稚。日子过成这样,我也有责任。别记恨我。”

李德林说:“不,不。是我对不起你,我身上毛病太多。你一个人带着孩子,不容易。孩子是两个人的,回头有啥困难,你给我说。”

罗秋旂说:“你要想真正成为一科学家,就要切断‘脐带’,切断你与家乡的一切联系,不然,他们会毁了你的。”